

小說

偵探小說 俄德同盟之破壞

(譯日本歐洲戰事實記)

(一)

俄都聖彼得堡莫爾斯街有酒樓曰嘉拜子。最擅名於時。旅俄者無不知之。惟時某年臘杪。有英人治亞(虛無黨員)者。估飲於此。酒肴羅列。烟茗具陳。披襟兀立。遊情雜事。儼如夢境。當其前席。忽來二客。據坐對飲。其一人白髮垂垂。老紳士也。其一人華麗妙齡。貴婦人也。治亞初未注意。二人之舉動。然其來時。食堂座中。雖客滿不無餘席。可容彼二人。乃直據治亞之前分席而飲。是亦甚奇。治亞因英國外務部之特務官。素稱靈敏。安有不注意者。相客之服飾。窮極綺麗。決非常人。貴婦外纏極精純羊毛所製之領皮。內襯以極美麗奪目之夜會服。服爲柔脆之藍寶石所織成者。而以濃綠色小寶石鑲嵌之。金鎖纏繞其頸。嬌艷之態。以此益顯。且黃髮垂垂。星眸炯

炯容光逼人。柔情可掬。回眸睽其伴坐。老翁則容貌醜惡。衣飾陋劣。兩頰前突。若角之弛。奇醜不可名狀。觀其默坐一隅。目注食單。指授侍者。狀尤跼促。實與婦爲不類也。

二客坐席間。殆二三十分。時治亞方凝神注目於彼美玉白之顏。未暇他及。適有賣報者自外至。持報累累如小山。按席分送一紙。最後至治亞席。送報既畢。後接近治亞耳語曰。請賜五配克。他無可注意之新聞。而欄外所載幸垂察焉。治亞疑甚。方探囊出銀幣。與之。卽亟取閱報紙。見欄外有鉛注小字曰。君前席之人爲尼哥拉司列蒲衣克及波靈渥壽古夫也。二人皆偵探之偵探。宜注意之云。其文爲法蘭西其字迹。却似俄人手筆。書者何人。殊不能了解。卽給此警告者。果爲何人。與治亞有何關係。殊非彼意中所能揣度。惟有嗒然若失耳。究治亞之所以如此者。因彼來聖彼得堡之前一月。其外務大臣曾委任以絕大之重任。彼卽由倫敦啓程乘急行列車。經奧斯頓特南魯特而抵聖彼得堡。以聖彼得堡偵探密布之處。而治亞廁身其間。自

覺非常危險。故不得不惴惴自懼也。

(二)

治亞所受之委任。果爲何等之重要事務歟。卽爲英俄提攜之事也。英俄互倡提攜。因德霸歐洲之野心蓄之已久。兩國外交團體夙以爲英俄同盟而果成。則可以左右天下。卽不然。亦足以增十分效力於歐洲平和之保障者。此語實在四年前。外務大臣某某卿親爲治亞談之於外務省之秘密室者。而其時俄帝亦正將實現其英俄同盟之理想。特命其駐英大使發揮全力。急求其成。故未幾而駐英大使正式照會外務大臣。將以俄國不干涉關於阿富汗之問題。英國不干涉關於土耳其之問題。及限定英國在中國之利權等爲條件。締結攻守同盟條約。其時英政府鑒於時勢亦極表贊同。遂開始交涉。但在聖彼得堡一面。德國復與俄相親近。亦無締結攻守同盟之野心。以對待英國在遠東之形勢。不過德之駐俄大使磋商具體的條約。適正在談判進行之中。以是英政府當接受俄之照會。開始交涉之前。必當從中調

查俄德同盟之真相而駐俄英國大使某某卿。又以此際探知其實事之真相爲不可能之實情。申告故外務大臣遂特派治亞擔任此事。此治亞之所以逗遛於彼得堡也。以是觀之治亞之地位實處異常危險之中。當彼在嘉拜子之餐室固無有知之者而突受如是警告寧非可憂。蓋給此警告者必已知治亞之人物亦必已確知其帶有英國政府之秘密特務無疑矣。雖然舉聖彼得堡全地實無一人識治亞者。彼惟恐偵探之隨其後故抵聖彼得堡以來卽與已有密切關係之英國大使署亦未嘗一至雖館員亦絕無知者。且治亞抵聖彼得堡後常自名亞特兒夫梭來兒僞爲拉衣姆之香餅釀造商。裴兒倫特商會之夥友。並書之於法國旅行護照故徘徊偵探於聖彼得堡各處之間諜亦既深信而無疑。是他人應絕無能識治亞者矣。報紙警告之來其理由益不可解。

凡外國之偵探被俄國警官發見時處分頗簡單。惟捕縛而置之要塞監獄。他如軍法會議之秘密審理及公開裁判等之正當審理概屬不行。故外國偵探被捕於俄

國警官時雖本國政府知其處分之不當亦誠無之如何也。治亞至此神魂不定惟恐爲同席之偵探美婦所窺破匆遽疊報步出酒樓攢入人叢混過美爾斯街至奈浮司克街其時雖寒月當頭夜景如畫而彼固鬱鬱於前者之警告恐怖憂慮百端交集更無心把玩此良辰美景也。

(三)

治亞自抵彼得堡以來嘗混跡酒肆充夥友既以其生活之誼囂已移居他處其逆旅主人爲一銀細工師名伐拉斯克住亞立山大橋對岸之一新關市鎮治亞卽借居於此而得與銀細工師相交以避跡其宅者則以治亞前在倫敦時有至友蘇伯羅虛無黨之亡命也與該工師頗相暱因得介紹於銀細工師家。

治亞此時卽將由英爾斯街以歸寓所而于道上左右四顧一似酒樓之兩偵探尾其後者蓋果使有人疑治亞爲間諜則逆旅主人之銀細工師伐拉斯克應先被嫌疑卽出入其家之戚友亦應被疑而一網捕盡矣然細度伐拉斯克之行爲及其

來往友人似均非虛無黨之一團。應不在當時嚴密偵探之律。更由種種方面推之。總不覺有何異狀。心始爲之少慰。

當治亞鬱居廬所之初。於應偵之事。無從探悉。實則其時俄德同盟之問題。非常急進。俄外務大臣某某伯。與駐俄德國大使某某公間之秘密交涉。極爲繁雜。德國大使署之館員。亦忙迫至無可言喻。密使日必數次往返於柏林聖彼得堡間。是皆治亞當時所未知之時局也。幸逆旅主人有二友。曰斯克兒達及馬斯羅者。皆紳士。與治亞頗相契。蓋彼兩人均俄外務省政務局勤務書記官。故治亞亦頗樂與相親。冀探消息。每與二人談論之間。輒詢問外務大臣某某伯之人品性格。有時亦或因言語間。偶有不慎。而啓人疑竇者。故治亞又恐嘉拜子酒樓之警告。或卽以此而來。遂致惴懼。適當夜有斯克兒達之約會。必須踐約。雖心甚懷疑。亦決不能以此中止。因卽不歸。逆旅直赴巴啓哥停車場近處之旅館。訪斯克兒達書記官焉。約閱二十分時而晤。及斯克兒達與主人相對坐於暖爐之前。吸卷煙。傾烏渥佳酒。

且吸且飲。狀若倦怠。而斯克兒達則固絕未覺其意。興之少異也。

斯克兒達者。年約四十許。黑鬚滿頰。眼光精銳。體格壯偉。望其丰采。即可知爲俄國之官吏。誠彼國官吏之標本也。彼在外務省之位置。占政務局第一部長之席。僅亞於局長瓦苦壽一級之重要人員也。

治亞與斯克兒達初訂交於銀細工肆。後漸加密。至此而誼益篤。故欲從茲以探秘密。前此敘談之間。從未及於外交問題及政治問題之事。今則時局進行大勢將定。未可濡滯矣。故治亞決於今晚之會。試其探測。當談論間。適見本日之巴里派篤列報載有俄德同盟問題。因指問斯克兒達曰。邇來風傳俄德同盟之說。派篤列報等各新聞均特記之。究竟果有其事歟。

(四)

平時治亞與斯克兒達偶於言語間。涉及外交問題。或現在之外交問題者。常守沈默之態。故治亞此時猶恐其不答。詎意斯氏含笑答之曰。誠有之。且俄羅斯將帝全

歐焉。昔者吾俄嘗脅於英吉利。受其不當之侵畧。實非一日。今茲所以與德結同盟者。欲令俄羅斯在遠東之勢力範圍。可以無憂。卽亞細亞問題。亦復如是。且已見成功矣。治亞曰。南方亞細亞。果爲印度之一地歟。斯克兒達領首應之。狀若然。其言者。且曰。俄德間之交涉。大致亦將終結於茲數日內矣。我外務大臣某某伯與德大使某某公。旣已一致認定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之分界線。刻惟得德政府之同意。事遂定耳。治亞故聳起曰。果然。則及於俄之利益如何。此實非局外人所能悉矣。斯克兒達故揚聲曰。俄之利益歟。今且勿論。但照同盟條約之條款。而吾俄今後已可絕不以英爲憂矣。惟法蘭西……君之貴國歟……彼對於吾俄邇頗有棄信之行動。法蘭西人之外交政畧。殆似水銀之狀。旋轉無定。誠令人不可捉摸矣。治亞曰。然則俄德同盟之交涉。將何時終局歟。斯克兒達曰。昨德國大使署之特使。攜條約赴柏林。定水曜晚間返此。而某某伯則斷定其可以速了。雖英吉利一面有破壞之主張。而其勢固在必成也。斯克兒達旣言且笑。狀如有意者。治亞若不喻其意。故疑問曰。水

曜晚間乎聞是夕薩司古奄塞羅宮有烏衣魯喜魯姆公招待之宴會然歟斯克兒達稱是且語以宴會之性質及與會主要人之姓名治亞一一熟聽之遂攜手出門觀劇至十二時始歸廬是後五日之間關於俄德同盟之秘密益將切實偵探矣翌日治亞奔走探訊迄無所得而悠悠之時日間德公使署之特使已抵柏林特提其條約於政府約中爲德政府所贊同照辦者十有八九但不能獲得其確報耳治亞既奔走終日不堪其疲晚間歸廬時驟見逆旅主人伐拉斯克之夫人款待一婦人於應接室婦人非他卽前晚遇於嘉拜子酒樓之婦人偵探卽彼報紙警告中所指之波靈渥壽古夫偵探之偵探也此豈非大意外事實令治亞不可自支然伐拉斯克絕未知其事仍起立介紹彼婦於治亞而其名固大異矣

(未完)

歐洲戰紀

俄德同盟之破壞

時事新報九月四日
北京專電
稱膠青路自女姑口
橋折毀後
德軍現已布告
凡無髮辮華人
一律不准渡河
違者以間諜論
豚尾兒於內務部
剪辮令後
可以吐一口氣矣

